

流动·融合·认同：民族旅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机理与提升路径

谢维光¹ 梁昀婷^{2*}

(1.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旅游学院 中国浙江 义乌 322000;

2.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中国吉林 长春 130607)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旅游因流动性、文化性与经济性兼具，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持续的内生动力。本文从旅游本质、时空特征、多维影响、主客互动与文化基因五方面系统梳理民族旅游强化共同体意识的动力要素。研究发现，这些要素并非彼此孤立，而是通过“空间流动—经济共融—文化互鉴—社会共建—情感共鸣”的链式反应，层层递进、相互强化。据此，文章提出“动力输入—过程融合—认同输出”框架，并给出深化文旅融合、优化主客互动、细化利益共享与政策保障等提升路径，以放大民族旅游的凝聚效应，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民族旅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机理；文化认同；提升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1]。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深度交织的今天，如何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五个认同”，已成为关乎国家长治久安与民族复兴的重大时代课题。民族地区往往兼具中华文化多样性宝库与生态屏障的双重身份，却也普遍承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压力。旅游作为跨越地理与文化边界的现代生活方式，凭借巨大的人口流动、文化传播和经济联动效应，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打开了前所未有的窗口。

旅游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途径，能够将价值观内化于心，并推动个体对自身认知体系进行完善，其繁荣发展与国家及个人利益紧密相连^[2-5]。民族地区及乡村凭借独特的自然与人文资源，通过发展旅游不仅带动经济全面提升，更使当地民众共享发展红利，增强幸福感与认同感，从而夯实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的基础^[6-7]。民族旅游村寨、特色小镇、国家公园乃至博物馆等场所，通过主客频繁互动，构建起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体场域，成为铸牢意识的重要空间载体^[8-11]。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改善基础设施、创造就业，更通过产业联动夯实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2,6,12]。旅游活动促进不同民族文化基因的吸纳、整合与传承，推动旅游资源向教育资源转化，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深化文化认同提供思想滋养^[13-14]。民族旅游是推动各族群文化的互动和交流的一种最有效的活动^[15]，民族旅游已不只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多重意义交织在一起的复合现象。它既把“绿水青山”兑现为“金山银山”，又在无形中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活跃、最自主、最繁荣的场域^[16]。文化差异因流动而活化，历史隔阂在互动中逐渐消解；当个体与“他者”相遇，地域认同被抬升至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归属。

当前的研究大多侧重于旅游对铸牢意识的单方面促进作用，或者只是集中在对某一种类型、某一个空间的个案展开分析，然而对于民族旅游推动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内在机理，也就是各要素怎样通过“流动-融合-认同”这样的动态过程达成系统性耦合，还欠缺整体性、过程性的深入剖析。在这种情形之下，本文将关注点放在民族旅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内在逻辑上面，试着从旅游引发的流动本质着手，结合它文化互动、空间建构、经济联动等多方面特征，梳理关键动力因素，着重剖析各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机制，进而建立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模型，并且依据这个模型提出可行的优化路径，期望能够为相关理论的深化、实践的推进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民族旅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动力因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民族旅游能够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有效载体，原因在于其内部蕴含着多种、复合且相互交织的动力源。这些动力并非简单排列，而是形成一个由根本驱动力、基础支撑力、核心催化力、微观作用力、深层内核力共同构成的协同系统（图1），持续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巩固提供能量、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并注入灵魂。



图1 民族旅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动力因素

（一）旅游的政治本质与国家叙事的建构性力量是根本驱动力

旅游的政治本质、国家叙事的建构性力量构成了根本驱动力。旅游活动从诞生开始就与政治、国家认同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里，这一属性越发明显，成为民族旅游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推力和方向指引。从根本来讲，民族地区的旅游空间不只是单纯的自然景观或者文化场所，而是被国家符号、政治意义深刻标记的空间。国家借助一系列精心的空间生产实践、话语建构策略，确保“国家在场”^[17]，让旅游成为塑造国家认同和强化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机制。国家把政治意义融入民族旅游空间的物质载体和活动实践中，实现空间的政治化，使游客在游览时无意识地接受并内化特定的国家叙事。

1. 空间的政治化与国家的在场

国家把政治意义融入民族旅游空间的物质载体、活动实践当中，达成空间的政治化，促使游客在游览期间不知不觉地接纳并内化特定的国家叙事。

（1）基础设施的嵌入

机场、高铁、高速公路、国家风景道等重大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并非仅仅是经济投

资行为。它们是国家权力与意志在边疆地域的物质性延伸，是“国家在场”最为直观且稳固的体现。这些宏伟工程克服了复杂的地理阻隔，把边疆民族地区与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紧密连接在一起，其自身就成为国家治理能力与现代化成就的象征。当游客乘坐高铁穿越曾经难以逾越的山川，或者行驶在宽阔的国家公路上时，他们所体会到的不只是交通的便捷，更是在身体方面对于国家疆域统一性和连通性的感知。这些基础设施恰似血脉神经网络，默默却极具力量地把一个中国的整体性意象镌刻于大地之上，增强了游客对于国家空间统一性、主权权威的认知。

（2）标志性建筑的叙事

博物馆、纪念馆、纪念碑等标志性建筑，像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这类，被特意建立成为关键旅游节点。这些建筑及其内部的展陈，并非是客观中立的史料展示，而是经过缜密编排的政治叙事文本。其叙事逻辑一般会讲述该地区与中原王朝的久远历史渊源、在中国近现代革命与建设进程里的重要贡献，还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取得的辉煌成就。把地方性的历史事件、人物、记忆，有选择地归入以国家为主线的宏大叙事架构里，这些场所顺利地地方史和中华民族史的脉络无缝隙地连接起来。游客在参观的时候，不只是在知晓地方知识，更是在经历一场有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党领导下发展道路合法性的鲜活教育，进而在情感与认知方面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3）节庆活动的征用与重构

诸如那达慕、泼水节、火把节等源于各民族生产生活实践的传统节庆，近年来被大规模地纳入官方的旅游推广体系和文化展演框架。在这一过程中，节庆活动的文化内涵往往被有选择地强调、改造或重新诠释。其原本可能蕴含的宗教色彩、地方性记忆或族群边界标识功能被弱化，转而被赋予“民族团结”“丰收欢庆”“感恩祖国”“和谐发展”等符合当代国家主流价值观的新主题。这些节庆从相对封闭的、内向的社区性仪式，转变成为开放的、外向的、面向全国乃至全球游客的公共文化展演，成为一个展示国家统一、民族和睦、文化繁荣的盛大舞台。通过参与或观赏这些被国家化的节庆活动，游客在欢乐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并认同其中所传递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2. 话语的塑造与认同的导向

除了物质空间的塑造，国家还通过掌控旅游相关的话语体系，主导意义的生产过程，引导游客形成特定的认同方向。

（1）规划文本与品牌口号

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旅游业发展规划、指导意见等政策性文本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明确上升为核心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这确保了民族旅游的发展方向与国家民族工作的总体部署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在旅游目的地营销中，“大美新疆”“神奇西藏”“多彩贵州”“魅力云南”等极具感染力的品牌口号被广泛使用。这些口号在突出地域独特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巧妙地将这些地方定位为“中华民族共有家园”中不可或缺且光彩夺目的组成部分。这种表述策略在公众心中持续强化着一个核心观念：各民族地区的“多元”文化之美，正是构成中华民族“一体”之丰富性与包容性的基础，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2）解说系统的意识形态功能

景区内的导游词、标识牌、语音讲解、宣传折页等共同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旅游解说系统。这一系统是意识形态传递最为日常化、微观化，却也最为有效的渠道。解说内容并非对所有历史事实和文化现象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呈现，而是有选择地突出那些能够佐证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事件、英雄人物和文化符号。对于一些可能引发争议或不利于共同体叙事的复杂历史片段或文化差异，则倾向于采取淡化、回避或进行符合当前主流价值观的重新阐释。通过这种日复一日的、看似中性的信息传递，解说系统在游客游览过程中，悄然为其搭建了一个特定的认知框架，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他们对民族关系、历史进程和文化多样性的理解方式，使其自然而然地接受并认同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官方叙事。这一根本驱动力使民族旅游始终沿着强化国家认同、促进民族团结的轨道前行，并赋予其政治正当性与战略远见。

综上，旅游的政治本质及其作为国家叙事建构工具的功能，构成了民族旅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驱动力。这一驱动力具有双重根本性：其一，它决定了民族旅游发展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归宿，确保其服务于国家认同建构和民族团结强化这一最高目标，赋予了民族旅游事业深远的政治意义和战略前瞻性；其二，它通过空间政治化和话语塑造两种核心机制，深度介入旅游体验的生产与消费全过程，为其他动力因素（如经济、文化、社会互动等）的有效发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政治框架和意义导向。正是这一根本驱动力的存在，使得民族旅游超越了纯粹的市场行为和休闲活动，成为一种深刻的国家治理技术和公民认同塑造实践。

（二）旅游的流动性特征与时空压缩的交融平台是基础支撑力

政治驱动力给民族旅游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提供了关于“为何做”的战略指引，旅游本身具有的高度流动性在实践方面回答了“如何可行”这一核心问题，作为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可缺少的底层支撑。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相互交织的背景之下，旅游借助时空压缩、流动场景重构，消除了地理隔阂，创造出族际接触的条件，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奠定了物理与社会基础。

1. 打破地理隔阂，创造接触前提

我国民族地区大多处在边疆、高原或者山地，与中原腹地之间有高山峻岭、荒漠戈壁等隔开，极大地限制了人员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导致部分区域长时间处于相对隔绝状态。这种地理上的封闭性，在客观上对各民族之间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与交融起到了限制作用。不过，现代旅游依靠密集的交通网络（像高铁、航空、高速公路）、数字技术（诸如互联网、移动支付），把时空大幅压缩。曾经被看作是“天涯海角”的民族地区，现在几个小时就能到达，物理距离缩短让族际接触从“偶然发生”变为“日常化”“规模化”。旅游流动性的首要作用是，它从物质方面破除了阻碍民族交往的物理屏障，为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更广泛的空间基础。

2. 构建流动场景，奠定交融基础

大众旅游时代的流动性，体现在物理位移便捷的同时，还呈现出一些深刻的结构性特质，共同建立起一个多层次且多维族际交融平台。

（1）规模与频次

我国规模庞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促使每年有以亿计人次的游客流动。如此大规模并且高频率的人口跨区域流动，形成了一股源源不断的人口交汇浪潮。这使得各民族成员间的接触不再限于历史上偶然的、零星的商贸往来或者迁徙事件，而是变成了一种日常化、普遍化的社会现象。高频次的接触机会是建立认知、消除偏见的首要步骤，为更深层次的交融提供了大量的样本基础、持续的社会动力。

（2）广度与深度

当代旅游形态正从传统的、走马观花式的团队观光，朝着自助游、深度体验游、研学旅

行、民宿居住等多元化、个性化方式转变。这一转变让主客互动关系有了质的飞跃。互动场景从景区门票站、纪念品商店等短暂的、功能性的交易节点，延伸到民族社区的日常生活空间像家庭、村落、节庆现场、手工作坊等。互动时间跟着变长，从几分钟的拍照问路，扩展为数小时甚至数日的共同生活与交流。这种广度拓展和深度递进，增强了互动的真实性与情感投入，为文化理解与情感共鸣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深度互动有助于超越刻板印象，发现共性，感受文化的内在温度，能让文化差异从“被观察”变为“被理解”。

(3) 符号化流动

在人口实体流动之外，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出现了文化符号的预先流动与广泛传播。社交媒体平台（如微信、抖音、小红书）、旅游博客、短视频应用等成为展示民族文化的强大媒介。精美的影像、动人的故事、独特的音乐、鲜活的VLOG日志，在游客实际到访之前，就已经构建起关于目的地民族的初步文化想象与期待。这种“意象先行”的符号化流动，极大地扩展了文化影响的辐射半径，预热了文化交流的氛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互动的议程。它使得后续的实体接触不再是“从零开始”，而是在一定认知和情感铺垫上进行，从而可能提升互动质量，深化文化感知。

旅游流动性所构建的，远不止是一条条具体的旅行线路或一个个孤立的景点，而是一个巨型的、动态的、开放的“社会实验场”或“交往大舞台”。在这个平台上，不同民族的成员基于非强制性的旅游动机相遇，在相对轻松、开放的氛围中进行互动。这个平台具有低门槛、高渗透、可持续的特性，它为经济上的互利合作、文化上的展示互鉴、社会关系上的建立深化，提供了发生的物理空间、持续的时间窗口以及丰富的社会情境。正是这一基础支撑力，使得政治导向能够落地，使得经济文化影响有所依托，使得微观层面的主客互动成为可能，最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践中的生发与铸牢，提供了最为基础且至关重要的交往前提和融合场域。

(三) 旅游的多维影响与系统性的赋能效应是核心催化力

旅游活动一旦展开，便会在目的地社会激起广泛而多层的连锁反应；这些效应层层叠加，为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并构成其系统性的核心推动力。

1. 经济共生力是利益共同体的凝结剂

旅游开发把民族地区的文化与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本，沿着“资源—产品—产业—市场”的链条延伸价值。由此，当地居民的利益与外部市场、投资者和游客被牢牢绑在一起。通过旅游合作社、村民入股和利益分红等共建共享安排，发展红利得以扩散到更广人群，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纽带被真切感知。经济层面的彼此依赖与共同繁荣，为消融隔阂、锻造利益共同体提供了最直接且高效的物质支撑，也回应了“为何需要共同体”的现实追问。

2. 文化活化力是文化自信的增强剂

旅游市场为濒危的民族歌舞、手工艺、节庆与语言注入新的生存空间，并赋予其可量化的价值回报，由此唤起年轻一代主动传承本族文化的热情，使“生产性保护”真正落地。面向游客的展示与再创造，并未让民族文化退回到简单复古，而是经历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东道主在与他者的“凝视”与对话中，重新审视角色的价值并赋予其新的阐释，文化自觉与自信随之显著增强；游客在体验过程中，对中华文化的多样与包容有了更深体会，对整个中华文明的自豪感也悄然提升。

3. 社会整合力是关系网络的编织器

旅游业的扩张催生民宿主、向导、司机、演艺者等大量新职业，也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交

情境，传统分工与交往圈层随之松动，一张横跨本地与外地、多民族共生、新的社会经济网络由此织就。旅游催生的协会、合作社与社区管理组织，为各族居民提供了协商议事、协同共事的新空间，在实践中打磨沟通协调能力，孕育公共精神与规则意识，推动基层治理走向现代化并实现有机整合。

4. 生态维系力是命运共同体的实体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旅游观，使各族群众真切体会到自然生态不仅是安身立命的家园，更是最厚实的发展资本，守护生态由此从外部约束转化为源自内心的利益诉求。共同守护跨越民族界限的雪山、草原、江河与森林，让“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些宏大命题变得触手可及。这片辽阔而美丽的国土，由此成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最直观、最动人的具象象征。

（四）主客互动与关系性认同的生成是微观作用力

宏观层面的动力要真正生效，最终仍需落到微观的人际互动上。主客互动正是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最具活力的微观推动力。旅游中的主客交往是多类型、多层次的，既有匿名的浅层次商业性互动，也有真实亲密的主客交往^[18]。

1. 从“凝视”到“对话”，互动层次不断深化

早期旅游研究把东道主置于游客“凝视”之下，突出其被动与表演的一面。如今，学界更愿将相遇描述为一场对话：游客提问、学习并亲身参与，东道主则回应、展示并交流。互动一旦双向，对彼此的理解也随之变得立体而真实。互动形态从匿名且工具性的短暂接触，如购物或问路，延伸到熟人之间充满情感的长期共处，例如住家民宿与持续交往，互动越深入，情感共振越强烈，身份也随之被反复审视并悄然重塑。

2. 从“游客”到“朋友”，社会角色的模糊与转化

随着互动加深，主人与客人的社会角色边界逐渐松动。游客或许会被拉进一场家宴，东道主也可能收到远道寄来的小礼物。这种“角色溢出”让原本由市场规则维系的短暂相遇掺进人情与友谊，催生一种介于同伴与临时共同体之间的新关系。更深层的是“旅游移民”现象：一些游客因热爱当地而留下，在此创业、定居，身份由“客”转“主”。他们本身便是民族交融的鲜活注脚，同时充当文化中介，持续推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由于长期居住，与当地人际交往频繁，他们将自己的个人认同嵌入当地社会关系中，使得自己与地方的情感联系显现，形成对地方的依恋和认同^[11]。

（五）中华文化基因的共鸣与价值认同的升华是深层内核力

各民族把本族文化当作素材，凭本族智慧讲述自己的故事，以文化塑造旅游，再由旅游反哺文化。这些故事携带着中华文化的基因，使主客双方在潜移默化中把对文明的认同写进血脉，同胞同根的情感随之在旅程中自然生发。人们于旅途中体悟民族与中华文化的魅力，文化自信悄然增强，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与凝聚力亦同步提升。超越一切外在形式与互动，最深层、最具决定性的力量，来自旅游体验激发的对共享中华文化基因与价值理念的认同，它构成了真正的内核驱动力。

1. “大民族”文化基因的体认

中华文化并非抽象符号，而是由 56 个民族的具体文化织就。当游客凝视苗族银饰的冷光、端详藏族唐卡的色线、聆听蒙古族呼麦的低回，他们感知的不仅是独特技艺，更是与中原共享的宇宙观、伦理观与审美观：天人合一、仁爱守信、祈福禳灾、对丰美生活的共同向往。差异之中洞见统一，这份体认恰是共同体意识最深沉的文化锚点。

2. 共享价值观的共鸣

在旅途之中，真正能够触动游客内心的，往往不是那些带有猎奇色彩的民俗，而是那些跨越了民族界限、能够被每个人所感知到的美好品质，比如少数民族乡亲展现出的热情好客、敬重长辈关爱晚辈、对自然抱有的敬畏之心，还有乐观且坚韧的生活态度。这些品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地域、民族中的具体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出来。游客因之产生的共鸣与赞赏，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中华民族共享伦理价值的认同，这股情感触动人心，拥有着穿透性的力量。

3. 历史记忆的唤醒

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长征路线等民族旅游线路本身就是历史交往的记忆载体。沿着这些线路行走，聆听沿途故事，沉睡于历史深处、串联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集体记忆便被激活，从而强化“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一家人”的历史认知。

五大动力因素共同构成一个逻辑清晰、层级分明的动力系统。政治作为根本驱动力，为民族旅游场域指明方向；人口流动提供基础支撑，搭建交往平台；影响力发挥核心催化作用，孕育认同土壤；主客互动构成微观作用力，使日常交流得以落地；文化则沉淀为深层内核，持续凝聚共同体意识。五者彼此依赖、相互强化，合力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旅游场域中完成从萌芽、生长到巩固的全过程。

三、民族旅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机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由单一因素线性推进，而是多要素、多层级、非线性互动的复杂系统工程。其内在机理可拆解为“五维驱动层”提供动力、“三阶融合层”完成核心演化，再由“双重认同环”输出并反馈认同，三者构成动态耦合模型（图2），揭示动力输入、过程演化与认同强化的完整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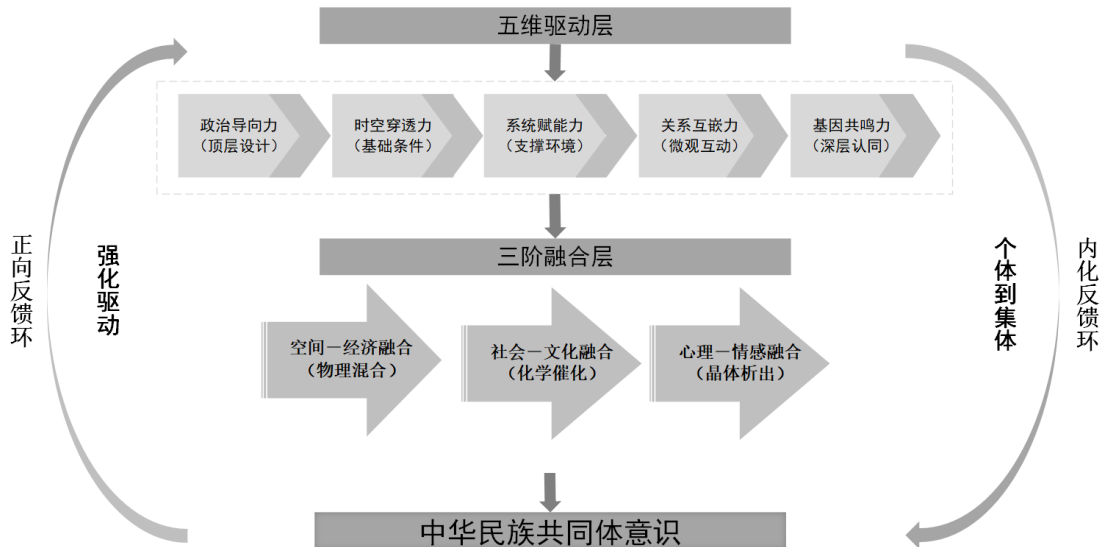


图2 民族旅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动态耦合模型

（一）五维驱动层

五大动力因素为系统提供启动能量与底层条件，彼此耦合，同步注入系统。

1. 政治导向力（顶层设计）是系统的“方向盘”和“引擎”

国家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国土空间规划、重大工程投入，比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法律法规和荣誉称号评定，像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5A景区评定等方式，为民族旅游确定框架和方向。其关键是赋予意义并给予保障，将特定旅游空间转变为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的“国家剧场”，使旅游不再仅仅是个人休闲活动，而是成为一种带有政治意涵的实践。

2. 时空穿透力（基础条件）是系统的“血管网络”和“流通载体”

高铁、航空、互联网、社交媒体、移动支付等现代技术相互叠加，改变了民族地区的时空距离与信息通道。这些技术把地理尺度压缩为能够即刻跨越的行程，同时产生持续的数据与人流。以往因山川阻隔而稀少的互动，被高频、低成本、大体量的跨区流动所替代，人口、资本、信息与文化符号能够在更大范围循环，为各族成员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日常相遇机会，也为后续各种形式的深度交融奠定了物理基础。

3. 系统赋能力（支撑环境）是系统的“土壤”和“养分”

旅游开发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子系统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其核心作用在于创造共同利益和改善共生环境。经济共荣构建了“利益共同体”，文化复兴增强了“文化自信”，社会交往拓宽了“关系网络”，生态保护守护了“共同家园”。这四个方面的协同发展，为一个稳定、繁荣、和谐的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和生态基础，使得共同体意识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了坚实的现实依托。

4. 关系互嵌力（微观互动）是系统的“化学反应”发生地

主客互动的微观层面出现了从“凝视”到“对话”、从“交易”到“交情”、从“文化展示”到“文化共创”的深刻转向，其关键意义在于重塑社会关系并生成共同经验。浅层的商业性互动先搭建起经济纽带；当游客住进民宿、与主人同桌吃饭、一起参加节庆，情感交流便随之加深，刻板印象被悄然打破，共情在跨民族的日常相处中生根，最终沉淀为个人化的友谊。这种因共同生活而滋生的情感联结，正是“情感共同体”最直接，也最牢固的黏合剂。

5. 基因共鸣力（深层认同）是系统的“精神内核”和“价值锚点”

旅游体验穿透表层文化符号，触及的是被普遍共享的中华文化基因。它首先唤醒集体记忆，再巩固价值认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里的英雄气概与家国情怀、苗族刺绣纹样中与中原神话相通的符号，以及敬老爱幼、热情好客、天人合一等跨民族共识，都在旅游情境中被重新点亮。游客与东道主相遇，体会到的并非“他者”的陌生，而是同一文化体内多样而统一的脉搏，由此生出深层的归属与自豪。

以上五个维度并非并列，而是形成一条动力链。政治导向力居于前端，提供方向；时空穿透力奠定根基；系统赋能力承担支撑；关系互嵌力给出路径；基因共鸣力则处于中心，凝聚价值。它们共同输出动力，注入下一层级的融合过程。

（二）三阶融合层

驱动层注入的动力与条件在融合层逐步深化，由表及里、由物理作用过渡到化学反应，共同体意识由此被熔炼成型。

1. 第一阶：空间—经济融合

这一阶段属于融合的起步与表层演化，其动力来自时空穿透力以及系统赋予的经济能力。

游客涌入带来消费，催生就业，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行业随之升温。资本、商品与人口在区域间往返流动，逐渐围合成一个跨地域的旅游经济圈，本地居民也被裹挟进这股市场洪流，生计方式与外部需求牢牢绑在一起。

这一阶段的核心是“空间共享”与“利益互联”。不同民族的成员在景区、小镇或市场等同一物理场所共同活动，经济链条把他们拴在一起，形成彼此依赖的利益网络，初步搭起“利益共同体”的框架，为更深层的融合提供最初的动力和接触面。不过，此时的互动仍带

有明显的工具色彩，交往多停留在匿名层面，文化触碰往往只触及表层。

2. 第二阶：社会—文化融合

这一阶段是融合的核心，空间—经济融合所搭建的平台让关系互嵌力开始主导，并获得社会与文化系统赋能的支撑。

主客互动逐渐脱离单纯的市场交易，向更深层的社会交往延伸。游客常被邀进家庭仪式，学做手作，交换生活看法；东道主在回应这些期待时，也会回望自身文化，加以调适甚至再造，于是文化商品化中出现了所谓“新传统”。文化由此不再是静置的展品，而转为可协商、可共享、不断流动的互动素材。

这一阶段同时出现了“文化的互鉴”与“关系的互嵌”。持续且多层次的互动逐渐瓦解刻板印象，使文化差异被理解乃至欣赏。社会网络也由单一族内联系转向多元、跨民族的格局。该过程类似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原本只是物理混合的异文化个体被激活，开始生成新的社会纽带与文化形态，于是“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同步浮现。

3. 第三阶：心理—情感融合

这一阶段是融合的最终形态，也是其升华所在；它以前两步的融合成果为根基，由基因层面的共鸣力量点燃，再由政治导向赋予其终极意义与前行方向。

在一次次深入的文化互动与社会交往中，个体常能体会到一种超越本民族边界的情感共振与价值认同。游客面对壮美山河、淳朴人情与文化智慧而震撼、感动乃至折服时，所萌生的并非对“某个少数民族”的归属，而是对“孕育如此多元且伟大文明的中华民族”的认同。东道主则在游客的由衷赞赏与肯定里，文化自信悄然增强，也更清晰地意识到自身文化正是中华瑰宝中不可替代的一环。

在这一阶段，“情感共鸣”与“认同升华”同时发生。共享的中华文化基因被激活，沉睡的集体记忆随之苏醒。个体不再局限于对本民族的“小认同”，而是跃升至对中华民族的“大认同”；对异文化的欣赏也转化为对“我们”内部多样性的自豪。至此，共同体意识如饱和溶液析出晶体般清晰、稳定而坚固，一个牢不可破的“情感—命运共同体”由此成型。

（三）双重认同环

三阶融合完成后，系统输出最终成果——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该成果并非终点，而是经由两条反馈回路不断加固，使系统持续自循环。

1. 正向反馈环（强化驱动）

当共同体意识得到增强后，它会反过来强化政治导向力（国家看到旅游的有效性，会加大支持力度）、增强时空穿透力（更强烈的认同感会促使更多人前往民族地区旅游和投资）、优化系统赋能力（和谐的社会环境更利于经济发展）、深化关系互嵌力（更强的认同感会使主客交往更真诚深入）、激活基因共鸣力（认同感本身就是对文化基因的最好诠释）。这是一个不断增强的循环。

2. 内化反馈环（个体到集体）

旅游体验孕育的共同体意识最初沉淀在无数游客与东道主的个人记忆之中。当他们回到日常的工作与生活场景，这些微观体验被带入更广泛的社会网络，经由再传播与分享，把原本局限于旅游场域的认同逐渐放大到宏观社会层面，最终汇流为稳固的集体意识与国家认同，反过来持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

四、民族旅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路径

基于前文对民族旅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动力机制和内在机理的系统分析，为切实发挥其效能，需从叙事建构、互动深化、利益协调与制度保障四个维度构建系统化的实施策

略。

（一）深化文旅融合，强化叙事引导

1. 重构旅游解说系统

突破传统解说仅介绍风物传说、自然景观的局限，由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专家参与设计解说内容，重点揭示各民族服饰、建筑、节庆等文化符号中与中华主流文化同源共生的历史证据（如语言同源词、共享神话母题、历史上的人口迁徙与贸易路线等）。通过遗址考古成果、文献记载与口述史的有机结合，将地方性知识无缝嵌入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宏大历史叙事中，使游客从“看热闹”转向“悟门道”，让游客在参观过程中自然感知“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在体验中自然生成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与文化观。

2. 创新文化展示方式

鼓励运用沉浸式剧场、数字孪生技术、AR/VR等现代科技手段，动态再现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场景（如茶马互市、文成公主进藏、西域乐舞传入长安等），化静态陈列为动态叙事。同时，支持创作一批以民族团结、共同历史记忆为主题的实景演出、旅游演艺项目，以艺术化形式强化情感动员，避免生硬说教。

3. 加强从业人员培训

对导游、讲解员、民宿主人等一线服务人员进行系统的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培训，使其不仅能准确传达知识，更能成为共同体叙事的有效传播者。可编制标准化培训手册，建立资格认证与考核机制，确保叙事引导的规范性与一致性。

（二）优化主客互动，促进深度交融

1. 大力发展深度体验型旅游产品

重点扶持乡村民宿、研学旅行、生态观测、非遗手作体验、志愿服务旅游等业态。这类产品要求游客在当地停留更长时间，参与社区日常生活，从而为持续性、面对面互动创造时空条件。

2. 系统提升东道主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地方政府或旅游协会可组织“讲故事工作坊”，培训当地居民如何向游客生动讲述本民族历史、文化习俗及其与中华文化的内在联系，同时培养其倾听、理解不同文化背景游客的能力。建立“主客文化交流中心”，定期举办文化沙龙、语言互助学习、共庆传统节日等活动，打造常态化互动平台。

3. 激发旅游移民的桥梁作用

鼓励并规范在民族地区长期旅居、创业的“新本地人”（旅游移民）参与社区建设，发挥其兼具外来者视角与本地生活经验的优势，促进更深层次的文化翻译与理解。可探索设立“民族团结志愿者”项目，招募有意愿的游客参与短期社区服务，在共同劳动中深化情感联结。

（三）强化利益共享，夯实经济基础

1. 构建社区主导的利益联结机制

大力推广“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组织模式，明确资源产权、土地使用权、文化知识产权入股的具体办法，确保居民在门票收入、经营利润、就业机会中获得稳定份额。建立旅游收益分配公示制度，保障社区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例如，云南西双版纳部分村寨将古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结合，村民以传统民居入股合作社，按股分红，并优先在景区就业，有效增强了发展凝聚力。

2. 拓展普惠性受益渠道

除了直接分红外,应通过旅游发展基金支持社区公共服务提升(如改善教育、医疗条件)、设立创业小额贷款支持本地青年经营特色业态、培训居民技能以进入旅游产业链更高价值环节(如导游、管理、电商销售等)。此举旨在让更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感受到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从而夯实共同体意识的经济根基。

(四) 细化政策保障, 实现可持续发展

1. 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刚性指标纳入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规划的评估体系,并建立相应的绩效考核机制。持续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民族地区旅游基础设施(交通、通讯、环卫等)的投入,破除可达性瓶颈。制定《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促进条例》等专项法规,明确各方权责,规范市场秩序,防止过度商业化对民族文化原真性的侵蚀。

2. 坚守生态与文化底线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对旅游项目的环境承载力进行科学评估与动态监测,推广绿色低碳的旅游方式。建立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与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对濒危非遗项目进行生产性保护,防止伪民俗和低俗化表演。设立“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将部分旅游收入反哺于传统村落修缮、非遗传承人培养,确保民族文化在旅游发展中得以传承创新而非异化流失。

五、结论

民族旅游始终处于流动与更新之中,其经济、文化、社会属性伴随人员往返而持续释放能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多重动力,也提供了难以替代的通道。文章逐一梳理这些动力,并指出它们沿“空间流动—经济共融—文化互鉴—社会共建—情感共鸣”的递进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把个体体验汇聚成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过程。“动力—过程—认同”框架揭示了民族旅游推动民族团结的普遍机理。今后的民族旅游应主动围绕“铸牢”主线,借助融合深化、互动优化、利益共享与政策完善,把旅游体验切实转化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强化,为民族复兴积蓄合力。

参考文献

- [1]孙秀玲.正确认识“多元一体”是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J].红旗文稿,2016(10):29-30.
- [2]孔柠檬,吴瑾菁,张剑锋.民族旅游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23,44(4):97-102.
- [3]王悦,秦兆祥,张薇,谭慕华.民族地区红色旅游的价值内化与认同凝聚:表征、过程与机理[J].旅游论坛,2021,14(6):107-119.
- [4]王克松.民族地区中小博物馆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旅行目的地研究[C]//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2022年“提升中小博物馆质量盘活基层博物馆资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7.
- [5]杨杰,马伟茗.依托文化旅游业,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西藏为例[J].西藏研究,2023(1):41-48+156-157.
- [6]邓光奇,王文丽.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促进作用——以湖南十八洞村为例[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42(12):63-73+195.

[7]孔雪,李思言,李丽,杨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互嵌式乡村旅游发展思考[J].旅游纵览, 2023(13):94-96.

[8]蒋彬,王胡林.民族旅游村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基于川西北上五村的田野调查[J].民族学刊, 2022,13(6):15-23+139.

[9]李永皇,刘力波.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构逻辑[J].贵州社会科学,2024(05):104-111.

[10]刘诗谣.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旅游路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5(05):52-61+183.

[11]李燕琴,张良泉.价值共振-共创-共生:以旅游业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J].旅游学刊,2022,37(12):1-3.

[12]《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13]李天雪,蓝振兴.民族旅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以桂林龙脊梯田风景名胜区为例[J].大连民族大学学报, 2022,24(4):294-298.

[14]陈帅.空间生产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资源开发研究——以黄河几字弯文化旅游带为例[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3(2):69-74.

[15]杨慧.民族旅游与族群认同、传统文化复兴及重建——云南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J].思想战线,2003(01):41-44+79.

[16]孙九霞,罗意林.以旅游“三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路[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05):14-22.

[17]耿敬.民间仪式与国家悬置[J].社会,2003(07):25-28.

孙九霞.旅游中的主客交往与文化传播[J].旅游学刊, 2012,27(12):20-21.

Flow,Integration,Identity:The Inner Mechanism and Enhancement Pathways of Ethnic Tourism in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XIE Weiguang¹,LIANG Yunting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Tourism, Yiwu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llege, Yiwu 322000, Zhejiang, China;

2. College of Tourism, Changchu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607, Jilin, China)

Abstract: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as become the central task of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Ethnic tourism, characterized by mobility, cultural richness, and economic benefits, provides continuous endogenous impetus for interactions,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driving factors of ethnic tourism in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rom five aspects: the essence of tourism, spatiotemporal features, multidimensional impacts, host - guest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gen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se factors are not isolated but mutually reinforcing through a chain reaction of “spatial mobility — economic integration — cultural mutual learning — social co-construction — emotional resonance”, progressing step by step.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roposes a framework of “dynamic input — process integration — identity output” and suggests enhancement pathways such as deepening cultural - tourism integration, optimizing host - guest interaction, refining benefit-sharing mechanisms, and improving policy support, so as to amplify the cohesive effect of ethnic tourism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ethnic tourism;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ner mechanism; cultural identity; enhancement pathways

作者简介:谢维光(1978—),男,硕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问题,Email:15045416060@163.com。梁昀婷(1993—),女,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民族旅游。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资助成果(项目编号2023QN142);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项目成果(2020-KYYWF-0312)。